

村南，有个小院子，孤零零的，离风最近，今晚我就住在这里。

太阳对风是一种限制，阳光下，风们会遵守太阳的一些律条，它们的行为会有些收敛。太阳一落，风就放肆，在村子里乱跑，大声地叫喊，推人家的门窗，摇晃大树，吓唬孩子。

我懂得风的脾气。 向晚，夕阳衔山，暮鸦寒枝，低云与炊烟缠绕。一股很小的贼风，从河坡里爬上来，沿着土路，左闪右躲地进了村子。它对这里很熟悉，一家家地看，一处处地访，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西，看这一家少了什么，那一家又添了什么，有时偷笑，有时叹息。贼风把炊烟吹断，把一片杨树叶越旋越高，像是它在一点一点地向高处攀爬。它在村中戏耍了一番后，就消失了，像一个侦探。

是夜，我关灯睡下。就听到它又来了，是来找我吗？我回村就这么一天，就与我混熟了。它们要进我的小屋，却进不来，急得房前屋后的转。门窗紧闭，它们进不来，就在窗外喊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不理它。忽的，我听到一声响，呜呜有声，脸上似感到些微凉意，还有股子灰尘的气味。我打开灯，起床，仔细检查后才发现，木窗子下，风在那年的木框子上捅开了一个小洞。风就是从那里进来的。

风把庞大的身体缩小，变细，硬是从那个小洞内钻进来，它们憋足劲，一个个连着往里钻，木头上锋利的楞刺刺伤了它们的身体，便发出痛苦的尖叫声。它们进得我的屋子，在橘黄色的灯下，倒是变得有些老实，显得不好意思，拘谨。我找了一块破布，把窗子上那个小洞塞严，堵实，这才又关了灯，放心地睡去。

街山 陈巨来



曾经与友成 扶基金会王平董事长分享怎么样找到最合适的志愿者的话题。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富有热情的、乐于投身的人，偏执爱好的人群，而在这样一些人中还存在为数不多但能量巨大，对于相关的工作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组织与推行能力的人才。一个组织就应该善于透过社会动员的方式来发现与挖掘这样的天才出来。开拓性的事业当然需要一般、例行工作者，但是当找到这样的天才，才能获得整合资源与协调团队的发动机。

我的老妈因老年性缺钙而经常有腿抽筋的现象，任何的药与补钙产品作用均很有限。有一天我坐在飞机上，碰到了一位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友，发现他不是在做什么中成企业的老总，他因为特殊的眼光而选择开发了一种保健药，他听了我的话，建议我试用下他的药，结果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某一个方面的天才——可能是某种专业技能、某种特殊爱好、对某些问题的超乎寻常的专注、对于某些事物的长期不懈的执著。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是全能全智的，但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能够做到专能专智。我们有些人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些事情的特殊领悟与掌握能力，有些人则要通

与有天分的人同行

“笨鸟先飞”的努力才能使得自己不同于其他同类的人。过去我学习法律，在我们的班级上，有的同学如莫志成就是领悟快的；而左卫民就是属于先飞型的。我看我的同事，同时进来公司，有的人满怀热情、积极钻研，三四年后俨然已经是一个方面的专家；也有同事例行公事、得过且过，只求自己对得起自己拿的一点工资，久而久之，既没有进取的热情，也没有创新的眼光，慢慢地就把发掘自己的天分的机会消磨了。在我看来，人的悲哀，做点小事莫过是其次，最莫过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何独特之处，有何特别的存世的价值。

与有天分的人同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感受到某种轻松，因为他们在解决问题上有一些独到的创新与效率；但有时我们也更有压力，看到他们的选择就有自愧不如的感觉；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是要有学习的心志，尤其是学习他们的求学与做事的方式方法。在我的有分朋友中，我学习龚祥瑞先生的以青年为师、夏卫民先生的宽厚、杜岩先生的快捷、王金玉先生的高度、邓清清的参悟、唐峻的分寸感。反正，如果我们能有较多的有天分的朋友，我们在他们的熏陶下，在他们的激励下，也许能更快地显出自己的天分。

特之处，有何特别的存世的价值。 与有天分的人同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感受到某种轻松，因为他们在解决问题上有一些独到的创新与效率；但有时我们也更有压力，看到他们的选择就有自愧不如的感觉；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是要有学习的心志，尤其是学习他们的求学与做事的方式方法。在我的有分朋友中，我学习龚祥瑞先生的以青年为师、夏卫民先生的宽厚、杜岩先生的快捷、王金玉先生的高度、邓清清的参悟、唐峻的分寸感。反正，如果我们能有较多的有天分的朋友，我们在他们的熏陶下，在他们的激励下，也许能更快地显出自己的天分。

小说《追逐》两条线索有条不紊地交叉进行，显示了作者掌控文字铺陈情节的功力。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加籍华人女作家为力所写的这部第一部描写贪官潜逃海外的长篇小说《追逐》。贪官潜逃的手法颇为惊心动魄，先是香港后是北美，假护照假名字甚至于一张假面孔。

《追逐》

赵斐雨

那么一小撮贪食民脂民膏的不法官吏的种种丑态。跟着她的文字段落，在她的笔下面对罪恶摆脱惩罚的逃遁面对忏悔心灵的挣扎的逃遁刻画得细致入微。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为何面对如此猖獗的外逃行为，鲜少有作家拿起笔作刀枪来体现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与其他海外女性作家比如六六的《双面胶》所写的婆媳纠纷家长里短和艾米所写的《山楂树之恋》实质上是新时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相比之，毫无疑问，为力的这部长篇小说《追逐》的社会价值要高得多。 出于海外赤子的一颗拳拳之心

那么一小撮贪食民脂民膏的不法官吏的种种丑态。跟着她的文字段落，在她的笔下面对罪恶摆脱惩罚的逃遁面对忏悔心灵的挣扎的逃遁刻画得细致入微。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为何面对如此猖獗的外逃行为，鲜少有作家拿起笔作刀枪来体现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与其他海外女性作家比如六六的《双面胶》所写的婆媳纠纷家长里短和艾米所写的《山楂树之恋》实质上是新时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相比之，毫无疑问，为力的这部长篇小说《追逐》的社会价值要高得多。 出于海外赤子的一颗拳拳之心

中国书画出版社出版

一夜秋风

马新朝

夜阑，又来了大批的风，这批风有些鲁莽，弄出许多声响。它们像军队那样行进，喊着号令，拖着辎重，又相互追逐，厮打，奔跑，辱骂。在村子里横冲直闯，把树的头颈狠狠地捺下，捺下。又跑到屋顶上叫喊，发出阵阵的悲鸣，把片瓦踩落，在房顶上很响地滚过，掉在地上“叭”地摔碎了。把村东头一户人家的断墙猛地推倒，砸碎了一些盆盆罐罐。风像是急红了眼，它大声地喊着人的名字，村里很多人的名字都喊遍了，人们睡在被窝里装作没有听见。它们推门，用脚狠狠撞门，把门窗弄得咣咣地响，人们还是装作没有听见。整个村庄的狗都不敢叫了，猪也不敢哼一声。醒着的人们，都在想，这场风与自己有无关联呢？听这风的阵势，可能与自己有关，但又想不到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听到大队的风，站在我的院门外，高声叫喊。院门是铁皮所制，两扇，风敲之如锣，咣咣作响。门内侧，设三道插销，上下各一道，中间一道，但铁门年久失修，已锈蚀，插销皆已脱落。睡前，我用绳子把两扇门拴在一起。

风，带着整个北方的强大，还有河流山岗的内力，它们进不来，便使劲地推门，推不动，就撞，用脚撞，用石头砸，发出咣咣地响。移时，风弱，铁门上有窸窣之声，如是盗夜间钻进了你的房间，摸黑翻找东西。那是风把它的手，伸进了铁门内，在解那个拴着的绳子，它很耐心，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终于解开，

只听见咣当一声，铁门被打开，大批的风就拥进了院子。风在院子出出进进，反复地折腾那扇铁门，推开又关上，再推开再关上。铁门撞在墙上，声震四野。

风，可能是来自村外的墓地，或是来自很多年前的某件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它没有形体，但你能感知它，它不能言语，但你能听到它。风有思想，它会思考，敏感，迅疾，喜怒哀乐俱全。它们偶尔也到城市转转，但乡村才是它们的家，那广袤的原野，河流，才是它们的家。风与人有关，某一阵小风，可能就是起自你，你不知道，但风知道。每次大风时，人的行为都会有些收敛，人们能够从风中听到一些劝谏，或者威胁。风会告诉人们很多事情，人却不太明白。

后半夜，院子里平静下来，风柔和多了，不再鲁莽。这可能是一股新来的风，像一位少女或者是母亲，她们推动铁门的声音别致而文雅。咯吱，咯吱，咯吱吱吱，片刻后，又是咯吱，咯吱，听起来，让人更是不安，心烦，难以入睡。我只好开灯，起床，找了一些粗点的铁丝，出门，把两扇铁门重新拴紧，这才又睡。

我刚蒙蒙睡醒，又被惊醒，也许是前面的那些大风重又折回，它们见铁门打不开，便又一次地猛烈撞击，那声音地动山摇，惊人魂魄。忽听得门外，咔嚓一声响，好像是有物被折断，或是什么东西被摔碎的声音。尔后风便静了，夜色如磐，静寂无声。

东方泛白，云住风停，风又去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起床来，看到院门外的那棵碗口粗的槐树，树冠被折断，折断处有新鲜的汁液。惟余一丝小风没有走，它从东边友山家的院子出来，翻过墙，来到我家的院子里，缓缓地走过，又去了西边海三家的院子，它像是在寻找什么，也许是它昨夜在这里闹腾之后，有什么东西丢下了，又回来寻找。



大海啊大海

王国强 摄影

诗神

房前，屋后，墙角，窗帘后面你藏在哪里？春风吹过石榴树吹开月季花瓣，你快活慷慨地赠给一群蜜蜂粉红的飞机场

放下筷子吧

它们忍受油盐酱醋的痛苦那些青蛙，头颅在哪里安息眼睛鼓起灯塔那些人慢吞细嚼天堂里的青蛙催促筷子快快放下木质的皱纹里水波荡漾，嫩草萌发

搪瓷瓶上的鸟

嘴向上钩，一弯急冲的马鞍三两棵老树，尾巴，河流时间失落在水面上的鳞片摇动洁白的釉凝固的房间，披挂花园的表面一只鸟长久地咆哮，在苍天之巅忍受盘旋

怎么就饮了它们

一杯，两杯……杯中的血是遥远的葡萄酒架下畅游的果汁，喋血的鸟鸣滴进草帽下捣碎葡萄时的欢乐

高脚杯里的祝词

叩动装饰藤蔓的肉盾绅士啊，你风中快乐的摇摆

现代诗坛

张孝杰的诗

击毁了紫色的太阳

一个又一个晚上，葡萄闪亮列队走进血脉，啜噬

倾听

这是我自己的岛屿；陆地、山岗远在我的声音和意念之外，没有鸟儿和飞鱼惊扰这儿的宁静。风像一团火掠过人流舰队一样穿梭，掀起头发的波涛楼房里的耳朵听见，手在门环上抱怨我是打开门或是隐居在白屋内的岛屿不为熟悉的手看见手啊，你拿的是罂粟或葡萄

乐园

它们呼朋引伴飞过脚手架，一路欢歌笑语一小片蛮荒之地，局部的乡间时光，凉爽宜人迅捷、甜蜜的光芒下，鸟儿们相爱、劳作溶化小狗的鬃毛和心脏的马蹄树叶翻江倒海，直到秋雁南飞洁白的云朵挤出干的声音

张孝杰，1970年7月生于河南省通许县。1990年开始写诗，作品见于《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诗潮》、《诗原》、《文萃》、《诗选》、《中国》、《新大陆》等国内外多家报刊。作品收录《中国当代诗库》2008卷等多种年度选本及《诗歌作品集》。

竞争

小丽打算考律师证，每天埋头苦读。一男同事：“你一个漂亮女孩子这么辛苦干吗？我有了女儿，就教她如何钓鱼龟婿，在家做个贵妇……”小丽抬起头白了男同事一眼：“笨！你趁早睡觉吧！你不知道那行业竞争有多激烈！”

小幽默

匡天龙

咬牙

儿子：“爸爸，昨天我女朋友说，让我再拿5000元买钻石戒指才和我结婚，你就再咬咬牙，给我5000元吧！”父亲张开嘴吼道：“我的牙都掉完了，还拿什么咬！”

本息

女儿：“妈妈，我有一个‘银行’了。”母亲：“怎么回事？”女儿：“也就是我有了男朋友了。”母亲：“别太高兴，银行的钱可不是随便花的，到期了你可要连本带息还。”女儿：“什么时候到期呢？”母亲：“结婚后。”



鱼乐图(国画)

周玉兰

当时罗马东西两个帝国，罗马在七八世纪五万人左右的时候，长安一百七十万。这里你知道有多少外国人？外国人比例非常高，七十几个外交使团，三万个留学生。长安的人是拜占庭的建筑风格，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术，看的是印度的杂技，然后建筑风格最豪华的是拜占庭的建筑风格。而且一批长安人里面比较有钱的还开始用黑人做仆人。更惊人的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在那儿存活，在波斯，最早他们有摩尼教，后来被拜火教消灭了，拜火教后来又又被伊斯兰教消灭了，但是这三个宗教在长安都存活得很好，它们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伟大的都市，不完全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客人，还要看它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而且让他们在那儿可以和平共处。这非常了不得。长安是一种非常好的中华文化的文化模式。

龙永图：包容文化。 余秋雨：包容文化。它也没有国家哲学，这就是长安。我有一次向北京的几个教授提出过疑问，我说总有个回忆，长安是不提国学的，唐朝不提这些，什么样的思维都可以在这里存在。这就是唐代气度，也是中华气度。

龙永图：我觉得余老师讲的这样一些东西，对我们今天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启示。我一直在讲，我们中国面临两个大的趋势：一个就是全球的产业向中国的大转移。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到中国来投资，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得快，出现了全球的产业向中国大转移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中国城市化的大进程。在这两大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我觉得我们需要发扬中国传统当中那种宽容、那种中庸、那种仁爱之道。像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来、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我们怎么样以一种宽容的心态，以一种比较友好的心态来看待这样一次大转移。

农民工进城也是这样。我在深圳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我怎么好像外来的民工已经在人数上超过了本地居民。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城市居民怎样用一种宽容的心态、欢迎的心态，使得这一部分农民将来成为新市民，成为市民中的一个部分？这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需要一种爱的心态，不是排斥、歧视的心态。我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就是两个大的趋势正在席卷我们中国经济的时候，怎么样在我们中国传统中找到一些好的理念，把它应用到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来，为什么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里有很多中华民族当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会对这两个大转移的成功起着强大的作用。而这两个大转移的成功，将会决定中国经济的最后成功。

企业家和文化人联手，做好文化产业 主持人：前段时间中国鞋在西班牙被焚事件，这应该是一个经济案件，背后也有一些文化上的误会。 龙永图：这个存在着和国外经济文化上的沟通问题。中国在培育软实力力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中国人不善于和外国人沟通。实际上中国鞋被烧，如果把当时很多的情况讲清楚，把中国鞋到西班牙以后对当地的经济和当地人民带来的好处，把这样一些重要的信息传播的话，不至于发生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走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让国外的人更多地理解中国，让国外的人理解中国经济和全球的融合对他们也是一件好事情，这很重要。所以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怎么样培养出真正能和国外进行有效沟通、有效合作的一批人才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太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了。如果我们像余先生这样的人，能够让国外更多了解中国的话，就不至于产生像西班牙这样的悲剧。

余秋雨：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我多次讲过，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家对它挺恼火，但是为什么后来给人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毕竟有歌德、贝多芬、黑格尔、康德，这些人永远是作为人类精神领域的导师存在。这么一种文化的存在，就会让人对整个群体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他们当然也出现了坏蛋，我们要善于把他分开。如你搞不清楚的话，对他们的文化不太清楚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夸大的负面评价。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连载

“臭丫头，老子宰了你！”富樫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怎么办？靖子环视四周，暖桌的电线映入眼帘。她从插座上拔起电线，电线另一端连着暖桌。她就这么拽着电线起身冲上去。 她绕到还压在美里身上狂吼的富樫身后，把电线往他脖子上一套，使出全身力气，拉紧。 富樫猛地闷哼一声，往后一倒，双手拼命拉扯电线。靖子死命地拉。如果现在松手，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论力气，靖子终究不是富樫的对手，电线渐渐从他手中松脱。 就在这时，美里翻身起来，去掰富樫扯电线的手。她骑在他身上，不让他挣扎。 “妈，快点！快！”美里大叫。 靖子紧闭双眼，将浑身力气灌注到双臂，使劲拽紧电线。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拉扯究竟僵持了多久。直到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频频喊着“妈”，她才回过神来。 靖子缓缓睁开双眼，依旧紧握着电线。 富樫的脑袋近在眼前。暴睁的双眼一片死灰，脸由于淤血变成紫黑。 富樫再也一动不动，口水滴下唇角，鼻子里也溢出鼻涕。 “啊！”靖子大叫一声，扔开电线。 脑袋撞在地板上，再也不动。 “怎么办……”靖子喃喃自语，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杀了他？” “这是浑蛋……是他自己……”美里屈腿，抱着双膝。她把头往两膝间一埋，开始嗝嗝啜泣。 怎么办……就在靖子再次呢喃时，门铃响了。她大惊失色。 美里也仰起脸，泪水湿遍双颊。母女俩面面相觑。 一个男人的声音：“花冈小姐。” 这个声音很熟悉。可靖子一时想不起是谁。 敲门声再次响起。“花冈小姐，花冈小姐。我是隔壁的石神。” 靖子吓了一跳。刚才她们弄出的声响，想必非比寻常。邻居不可能不起疑心，石神才过来看看。 “来了，请稍等。”靖子自认声音约略恢复了正常。 美里已进了里屋，关上纸门。靖子看着富樫的尸体。必须处理这个。 她把暖桌推到一边，牵过桌布盖住尸体。虽然有些不自在，但已别无他法。

靖子走到门口脱鞋处，富樫肮脏的鞋赫然在目，她连忙将其塞到鞋柜下面。 一开门，现出石神那张大圆脸，细缝般的小眼睛对着靖子。他面无表情，让人毛骨悚然。 “请问……有事吗？”靖子对他挤出微笑。 “我听到很大的响动。”石神脸上依旧一副难以辨读情绪的表情。“出了什么事？” “不，什么事也没有。”靖子用力摇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就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说，别客气。” “谢谢。吵到您，很不好意思。”靖子鞠个躬，关上门，顺便挂上门链。听到石神回到住处，关门，她方吐出一口大气，忍不住当场蹲了下来。 背后传来纸门拉开的声音，美里走出来。 靖子慢吞吞起身，看着用暖桌布盖住尸体的地方，再次感到绝望。 “没办法……怎么办？”她喃喃道。 “怎么办？”美里抬眼凝视着母亲。 “还能怎么办？只能……报警。” 电话响了。 靖子调整好呼吸，按下通话键。 “我是隔壁的石神。”

“啊……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你们商量得怎样了。”她完全听不懂他在问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说，”石神停了一下才继续说，“如果报警，我毫无意见。要是没这个打算，我或许……帮得上忙。” 倘若石神真在隔壁竖起耳朵偷听，他也必然知道美里涉及命案。一旦他报告警方，再怎么否认，也很难使美里从案中抽身而出。 靖子下定决心。 “好。我也正有事找您，请您来一趟好吗？” 靖子挂断电话的同时，美里立刻问：“谁打来的？” “隔壁的老师，石神先生。你先去屋里待着，关上门。快去。” 门铃响了，靖子走到门口。 门一开，石神肃然而立。他已是一身深蓝色运动服，但刚才并非这身打扮。 “请进。” 石神进了房间，毫不迟疑地掀开暖桌布。看他的动作，他早已知道那里面有尸体。

身，看着用暖桌布盖住尸体的地方，再次感到绝望。 “没办法……怎么办？”她喃喃道。 “怎么办？”美里抬眼凝视着母亲。 “还能怎么办？只能……报警。” 电话响了。 靖子调整好呼吸，按下通话键。 “我是隔壁的石神。” “啊……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你们商量得怎样了。”她完全听不懂他在问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说，”石神停了一下才继续说，“如果报警，我毫无意见。要是没这个打算，我或许……帮得上忙。” 倘若石神真在隔壁竖起耳朵偷听，他也必然知道美里涉及命案。一旦他报告警方，再怎么否认，也很难使美里从案中抽身而出。 靖子下定决心。 “好。我也正有事找您，请您来一趟好吗？” 靖子挂断电话的同时，美里立刻问：“谁打来的？” “隔壁的老师，石神先生。你先去屋里待着，关上门。快去。” 门铃响了，靖子走到门口。 门一开，石神肃然而立。他已是一身深蓝色运动服，但刚才并非这身打扮。 “请进。” 石神进了房间，毫不迟疑地掀开暖桌布。看他的动作，他早已知道那里面有尸体。